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七六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閻特偽造農鈔 希各地軍民注意防範

（本報訊）閻特圖擾亂我邊區金融，並掠奪我人民財物，近來大量偽造我邊區西北農民銀行鈔票，已被我破獲大批使用假農票者數起。偽造之二千元農票，花紋模糊、粗糙、顏色暗淡、經理圖章亦有差別，背面鋼章圖式之差別則更加顯著。希各地軍民注意，嚴加防範。

閻斯文違法殺耕牛 被群衆扣押起來

（五寨訊）城關附近發現奸商及退伍軍人宰殺耕牛、母羊，據查退伍軍人鄧坐漢已殺牛十餘條，商人馮已殺三條，吉巴五、王化仁殺母羊五個。羣衆發覺後，已將周家（村）殺了十條耕牛的退伍軍人閻斯文扣押起來，市農會並張貼佈告，禁止宰殺耕牛。羣衆正追查其他宰殺耕牛的人。（尚武）

軍區、行署聯合指示

貫徹執行復員工作決定

土改中審查復員軍人

今後處理復員人員必須嚴格審查

（本報訊）軍區司令部政治部及邊區行政公署，頃於十二月六日，聯合頒佈關於復員工作的決定及指示，指出由於過去復員條例規定的不夠明確，及各有關機關與處理機關存在着徇情、遷就、推諉、只圖脫手了事等不負責任的態度，使一些不應復員的也復員了，甚至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敵偽份子、懶漢、兵痞流氓等，也騙取了復員證件和優待，他們利用復員軍人的招牌，常常破壞政府法令，欺壓羣衆，為非作歹，影響軍民團結，引起眞正復員軍人之不滿。為克服這種混亂情勢，決定中除明確規定復員軍人條件，復員時之物質待遇及已復員榮譽軍人之撫卹與老年軍人之優待、以及處理手續等外，在指示中特別提出為很好貫徹決定之精神，第一、已復員者應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普遍進行嚴格的審查，為了澄清已復員者之複雜混亂情況，使眞正的復員軍人，得到應有的尊重與照顧，一切不良份子受到應有的處置和警誡起見，必須迅即普遍進行嚴格的審查工作。各級政府與土改工作團，均應負責執行這個工作。要作的徹底，必須在土地改革運動中，通過羣衆來審查和處理。應注意審查其歷史與復員後之表現，是否合乎復員的條件，並應繼續享受復員軍人待遇及其他優待。執行決定時，應注意下述幾點：（一）凡符合復員條件，遵守政府法令，品行端正，積極參加土改，努力生產，或繼續為羣衆服務之復員軍人，應加以適當的表揚獎勵，繼續照顧和優待，其復員證，則應說明理由後，收回註銷。（二）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敵偽份子、流氓等，應沒收其證件，追回騙取之優待物資，無條件交羣衆處理。（三）其他各種應清洗開除之而騙得復員軍人待遇者，應沒收其證件，追回其騙得之優待物資或不法取之公款公物，交羣衆監督教育改造（如家庭貧苦者，還鄉後表現尚好者，可酌情從寬處理）。（四）既不合復員條件，又不願清洗開除一類之精簡人員，應停止其復員軍人之待遇，並收回證件，其已得之優待物資應按其歷史與復員後之表現，酌情保留。並無罪惡者，可與其基本羣衆同等待遇。如有欺壓羣衆，為害羣衆罪行者，仍須交羣衆處理。（五）因家庭缺乏勞動力而還鄉者，雖得為復員軍人，其所享受之復員軍人之優待，應即停止。有歸隊條件時，仍應歸隊。本不應復員，而利用工作疲怠，取得復員手續者，應取消其復員軍人資格。有歸隊條件時，仍須歸隊。（六）已復員之榮譽軍人，眞正因作戰或因公殘廢者，按決定辦法撫卹之，但其殘廢情況變更或消減時，應由縣政府指定醫生檢查，或由羣衆評議後，變更或取消其等級。等級取消者，停止撫卹，收回榮譽證，按一般復員軍人待遇。非因對敵作戰，也非因公而致殘廢者（如因玩耍、自戕、害性病等，或被我俘虜之傷殘俘虜），應收回榮譽證，追回其已享受之撫卹（家庭確係貧苦者，可酌情減免追回部份），並按其具體情況，取消或保留其復員軍人資格。並未傷殘而利用工作疏忽或私人關係騙得榮譽證，或私自買得榮譽證者，除沒收榮譽證追回騙取之撫卹物資外，須依法制裁，並追究開發證機關或證明人。一人拐領雙證以上者，除沒收其拐領之證件，追回騙領之撫卹外，並依法制裁。原係[illegible]，其殘廢情況已消滅，而有歸隊條件者，仍可歸隊。（7）符合老年優待條件者，按決定辦法優待之。不合老年優待條件者，撤消其證件與優待（按過去規定，在伍年以上拾年以下之老年軍人，領有老年優待證者，亦應收回證件，停止優待，已享受之優待，可免予退回）。如其證件來歷不正者，除追回證件及優待物外，應依法制裁，並追究其關係人。因年老而取得榮譽證者，收回榮譽證，審查確合老年優待條件時，可呈請專署批准，換發老年證。（8）確係因公致成嚴重慢性病者，按決定辦法優待之。如因病而取得榮譽證者，收回榮譽證，經縣府負責審查其歷史與家境，合於優待條件者，呈請行署批准優待之。（9）雖符合復員軍人條件，而復員後，不事生產，投機取巧，品行不正，欺壓羣衆，破壞政府法令，阻撓土地改革，損害羣衆利益，屢經教育，而不悔悟者，應撤銷其復員軍人資格，交羣衆處理。（10）兩處以上安家，騙取兩份以上優待者，應追回其優待物資，並依法制裁。自行轉移住地者，須取得原安置地羣衆與政府之證明，並由現住地羣衆與政府，酌情處理。（六）所有收回之復員證、榮譽證、老年證，均應由縣政府彙繳行署註銷。

第二、為杜絕流弊之繼續發生，使復員者生活有着，在職者，積極向上，眞正達到鞏固部隊之目的起見，對今後處理復員還鄉人員時，各有關機關與處理機關，必須以為羣衆負責百倍精神，以高度政治責任心來從事這個工作，堅決克服一切徇情、推諉、遷就、怕麻煩、敷衍塞責等等錯誤的態度。對於每個還鄉者的歷史表現及本人所帶物資等，必須進行嚴格審查與登記。過去由於材料不完全，或者材料錯誤矛盾，或者根本無材料，或者把一切問題往處理機關推的結果，增加許多糾紛，或徒勞往返，浪費民力，增加負担，且使還鄉同志，牢騷浮燥，甚至處理錯誤，招致惡果。今後應記取這一教訓，愼勿重覆。具體事項，則應注意：退伍者之歷史（家庭成份本人出身，及參加我軍年月，各階段工作時間，職務等）、思想品質、工作、生活、作風表現，受獎勵或犯錯誤之事實，殘廢原因，殘廢情況，殘廢等級，還鄉原因，服裝及所帶物品等，這幾項都必須審查清楚，負責詳細介紹。原部，如有錯誤遺漏者，審查介紹機關，應考查糾正，並據情提供處理意見。處理機關負責最後審查處理。

第三、對復員軍人的安置，應注意下列各點：（一）家在解放區可能回去者，一律介紹回原籍生產，不得介紹安家於其他縣。已安家之復員軍人，亦應根據其具體情形，盡量協助其返回原籍，但除回原籍者外，一般的應不再轉移，以便有計劃的解決其土地問題。（二）家在非解放區，不能回去者，應盡量安置於農村生產，不得集中於少數縣份市鎮，或少數村莊。興、臨、離石等縣，因安置復員軍人已過多，除籍轄各該縣份者外，原則上應不再向此數縣安置。各處理機關及各縣，應掌握分散安置之原則，切勿過於集中。（三）復員軍人，因殘疾、年老、衰失生產能力，由羣衆評議，除給予一定之勞力幫助外，一律不得使用軍勤。除壹、貳等榮譽軍人外，所有在服軍勤年齡之復員軍人，均須服軍勤。

五寨孫家坪群衆

捆起打罵羣衆的運輸隊長

某縱隊聞訊後即派員前往處理

（五寨訊）某縱隊運輸分隊長李玉華，於十月十八日帶騾駝十二頭、騾子一頭，住在一區孫家坪（他帶的介紹信，不住兵站），一進村就要草料，要莜麵，羣衆說：「草，我村要不下，你們到兵站領吧，沒人我們幫助去領；莜麵因今年收成不好沒莜麵，吃小米吧。」李說：「不行！草非要不行，莜麵非吃不行！」羣衆再向他說：「好老李，再閙不下。」李玉華當時破口大罵：「媽的屁，老子不是吃你們的！」並舉起皮鞭亂打羣衆，羣衆怕打壞人，就將他捆起，他還是大罵。貧農孫世明說：「八路軍還有你這灰鬼們眞給咱八路軍敗興！」貧農夏保通說：「你吃誰的？穿誰的？你出來打我們！」當羣衆回家商議處理辦法，李玉華乘機逃跑了。這事傳到該縱隊後，特派寇多才同志來前往處理，羣衆對他們提出好多意見，貧農楊三說：「照這些人不能辦事，壞咱們八路軍的名啦，俗話說：「一臭肉壞了滿鍋湯」，不要他當運輸隊長！」大家一致同意「不要他工作了，撤了職吧！」並決議給他們的負責人寫信，撤了他的職，如果把李玉華尋回，要好好處罰，處罰後來信告訴我們。寇多才接受大家的意見：「大家提的意見很好，我回去一定把大家的意見告給我們的負責人，一定按你們的意見處理。」（苗混）

山陰賀家窰行政村

未認真查階級評成份

代表中還有化形地主

（新華社綏蒙十七日電）山陰五區賀家窰等七個自然村，最近召開貧農代表會議，互相審查成份，交流經驗，並成立全行政村聯合貧農委員會，到會男女代表共五十三名（女代表八名），經審查結果，王家澗村代表王兆和（貧農），因其女兒和地主結親，會上還包庇該地主為中農。並且自私自利，幾次分衣服中，混黏小組長的地位，閤下四身皮襖，大家一致認為他不夠當代表資格，交給羣衆處理，並將其[illegible]西全部退出[illegible]代表徐恆順[illegible]手上開銀爐[illegible]時養馬車，[illegible]扭，把騾子[illegible]並怕羣衆清[illegible]在丈人家去[illegible]是化形地主[illegible]場扣押起來[illegible]門爭。西溝[illegible]有祿（貧農[illegible]民兵時，向[illegible]首過，現在[illegible]想腳踏兩支[illegible]家決定開除[illegible]黨籍、撤消[illegible]代表會副主任之職，並立即逐出會場。這一來，各村代表都感到過去查階級、評成份做的很差，「回去還得往好查哩」。在互相介紹經驗中，反映了幾種情況：岳非是王家一姓村，羣衆覺悟不夠，對地主未撕破臉，又怕外村人分東西。還[illegible]為地主跑[illegible]爭對象，[illegible]信心，因[illegible]建不徹底[illegible]沒好好查[illegible]為地主跑[illegible]村一百多[illegible]幾個農會[illegible]為「一家[illegible]幾天細細[illegible]，又查出[illegible]，六家富[illegible]更覺得門[illegible]底。會後[illegible]量審查成[illegible]力量，向[illegible]門爭。[illegible]春）

吉縣三千餘群衆

公審閻匪縣長李維一

被害群衆紛起要夫索子

（吉縣訊）十一月二十五日，吉縣三千餘人集會，公審殺人罪犯閻偽縣長李維一（前發表戰報誤為李文異）。李逆在吉縣任村主委及縣長期間，我羣衆幹部已知被他殺害的有我區幹隊隊長朱漢成同志等二十三人。多是在夜間活埋或以刺刀刺死。我解放吉縣後，從舊衙門之枯井內還撈出屍體四具，至今被害家屬在城附近溝裏找屍體，還發現殘骨碎衣等痕跡不少。公審會上，被害羣衆紛紛向他要夫索子。瓦垣村李文光的女人怒指李逆說：『漢奸李維一，你把我男人殺死，至今屍首找不見，弄得我一個女人，四個小孩不能活，我把你害人賊，我把你害人賊。……』邊哭邊打一直到喘哭不上氣來。窰曲劉海清的女人接着說：『我男人給八路軍做了兩天飯，你就把他殺死，今天我要報仇！』八十畝圪塔楊文四的女人手持木棒撲上去打着說：『你想殺我的掌櫃，說他招待過八路軍，哄着他吃烙餅，誘出假口供後，把他殺了。你好毒呀！我家七口人只憑他勞動生活，剩下老小六口誰養活！』在三千羣衆的憤怒中，李逆償還了血債。（樊建德）

河曲巡鎮等四個行政村聯合召開農民代表會

審查代表中取消舊幹部等二十人　着重討論貧僱農如何掌握領導

（河曲訊）三區川底巡鎮、夏營等四個行政村，於十一月底在巡鎮召開農民代表會議，審查各村代表，並討論貧僱農如何掌握領導及鬥爭地主問題。到會男女代表一百四十八名，開了四天。三區下檢泉行政村推派十四名貧僱農亦到會旁聽。審查中夏營等村代表提出，曲峪代表王富喜是中農舊幹部（村指導員），自四三年參加工作後，估過羣衆很多便宜，曾包庇他妻弟躲兵，藏在娘家，管理合作社賬目不清，「今天不能再選上他去估便宜，舊幹部磨底沒打掃清，就又出頭來，羣衆誰還敢提意見！」一致通過取消他的代表資格。可是曲峪有些代表認爲他能幹，不同意取消，後來經過爭論，曲峪代表也接受了，他們說：「離了他咱也能幹，照貧僱農意見辦事，羣衆團結起來那怕甚？」夏營屬村大墕代表呂二榮是農會副秘書，他雖攬過工，但老子手上是地主，地主根子未斷，夏營村代表報告他歷史後，大家認爲他是破產地主（編者按：呂二榮的老子是地主，他川攬過工，詳細情況來稿未寫清楚，如果只單單因爲他老子是地主就給他訂成破產地主是值得研究的。）根本不夠代表資格，當即取消。夏營女代表苗改樹，娘家婆家都是中農，本人不正派，巡鎮代表說：「她有作風，不能領導婦女。」其他村代表說：「她是個富裕中農，毛病是小事，成份是大事，還是兩風（成份與作風）不合適，土地改革是貧僱農領導中農，把她選上，成了富裕中農領導咱貧僱農，那還能行哩！」巡鎮所屬呂家墕村代表呂計裕，抽大烟，不正幹，不是眞正老實貧苦農民，大家說：「這號人叫來作甚來啦，快叫他回去吧。」會議進行中河北村貧僱農每晚聽出席大會的本村代表們（與開會地址只隔一道河）道拉大會精神，他們說：「咱選出來的代表楊闆後是老村主任，對衆人態度不好，在會上打擊別人意見，當代表不適合。」羣衆自己起來就取消了楊的代表資格。經過兩天審查，共審掉男女代表廿名，其中舊幹部七人，其他立場不穩，成份不純的十三人。在被通過的一百二十八名正式代表中，貧僱農一一三名，新中農八人，中農七人，其中女代表二十九人。

代表審查之後，各村便開始檢查各村貧僱農是否當了家，以後怎當家了。巡鎮代表說：「我們村貧僱農開小會還能說幾句，出點主意，一到羣衆會上就不敢作聲了」，其他村莊也檢討出貧僱農還沒有眞正起來當了家。巡鎮小組討論中貧農骨肉關係時說：「先有骨頭，後有肉（即先有貧僱農起來領導，後才有團結中農），如今看起來是骨頭和肉兩雖着哩！（意指怕惹下中農，有不同意見也還就，看起來是中貧農團結，實際上沒有團結，只有貧僱農自己起來掌握領導才能眞正團結領導起中農。）今後咱貧僱農往一壟團結，咱有了一致意見，中農不同意可和他講道理，只要咱團結起來作的對，他就會跟着來！咱才能當了老大」，又說：「如把中農先鬧起來，貧僱農就得隨人家，連貧僱農自已也不管了（分化了），要是咱貧僱農先鬧好，掌握住領導，計劃好，中農就會服從咱領導，不了就永世鬧不好！」大家一致同意巡鎮的意見說：「照這作，管保好！」（河曲三區工作團）

井坪貧僱農招待過路傷病員比自己親人還親

（新華社綏蒙十四日電）井坪鎮貧僱農熱烈招護前綫下來的傷病員。本月二號，該鎮接到通知後，貧苦農民當即召開大會，佈置住宿看護，動員担架，並發動了慰勞。當場自動響應的有八十餘家，共集起三十餘萬元，買成梨菓、乾貨、紙烟等物品，少先隊除將緝私分到的獎金四萬五千元，買成慰勞品外，並分工看護傷員，挨門逐戶都按點妥當，傷員一到，就有人帶路交給分配定的人管照，打開水、端尿盆、燒炕、領米麵、買東西、請醫生等。有的一連五六天不歇息看護重傷號。貧農張井和吩咐他的孩子張九小說：「對傷員就像服侍當家人一樣才行，他們是保護咱受了傷的。」有一個重傷號連水也不會喝，他耐心地用藥匙子喂水喂食，招護一夜零半天，臨走已能說話了。貧僱農婦女給傷病員趕縫被子，六個組婦女，只用了一天一夜功夫就完成了。因此許多傷員到了醫院，還念念不忘說：沒受到絲毫困難，老鄉像招護自己兒子一樣，我們沒別的，只有大量消滅匪軍，以表謝意。（重捷）

河曲大裕吳裕兩村檢討

鬥爭不徹底的原因是貧僱農內部不純

—地主富農爪牙被趕出貧農小組—

（河曲訊）一區子發所屬大裕、吳裕兩自然村貧僱農純潔組織，把地主富農爪牙魯木匠、劉元小、張二拴、梁正虎、張八高清洗出貧僱農小組。大家在研究鬥爭地主富農爲甚不徹底的原因時，揭露出他們公開包庇地主，破壞羣衆鬥爭的事實。魯木匠在鬥地主劉三且時，會向村農會臨時委員說：「我們羣衆（？）都認爲三且是徹底了，如果還不徹底，那就是你們領導人員應負的責任！」羣衆起來綑鬥地主，他裝病回家睡覺，等大家散會後他就急忙跑來吼問：「徹底了沒有？徹底了就是放！」羣衆說他就：「鬥爭稀鬆，他放堅決！」在吳裕鬥爭惡霸富農梁大長旺時，他說：「大裕的貧僱農都認爲徹底了，看該怎麼辦？」個別中農說：「大半徹底了！」他就又吼：「徹底了就開放了吧！」劉元小和地主燕嵩、劉三且，富農張海、燕體很親密。富農張海會經常把貧農燕三挑的地春回給劉元小種，今春鬥爭地主後，他瞞地向張海說：「這地方站不住了，你走吧！」五月，燕嵩、張海、燕讚三個地主富農就相率逃跑了。張二拴儘和地主富農打交道，還盜竊鬥爭果實。張八高在羣衆鬥爭中說灰話，去城關取衣服回來說：「城關鬥爭都是亂鬧。」梁正虎原是中農，當了民兵班長後把握一切，便把自己定爲僱農。土改中他把梁二奴、梁大長旺等五家富農包庇隱瞞，說爲中農。對工作員說：「吳裕沒那些地主富農，大長旺沒有剝削人，是個富裕中農！」實際大長旺僱人、養驢子、養羊甚都幹過。他並替梁二奴隱藏兩個大包袱，大家除撤職他民兵班長外，仍改定爲中農。經過清洗整頓，羣衆現正準備再次徹底鬥爭地主。（邢堅）

岢嵐燕家村貧農團扣押村公所一把子壞蛋

由農委會副主席王保大代理村長

（岢嵐訊）燕家村行政村，於上月三十日至本月二日連開三日貧農團大會，並扣押了村公所一把子壞蛋，把村政權掌握在貧僱農手裏。村長賈有良（富裕中農）在今春土地改革中包庇程家村地主馬銀銀與亢二黑（亢妻與他通姦），羣衆要求將家產拿出一半，他說「還不是分家業」，結果留下好地，只拿出猶不吃的壞地給了羣衆，牲畜未動，今年還給地主伴種地兩垧。他當合作社經理，三年中貪汚白洋五十元，頂身股又分白洋一百四十六元，去年以村公所名義，强迫七個自然村羣衆給他們代種莜麥十九垧，打糧十一石全私分了，他並派羣衆一百三十個人工給自己種地，此外還勞役砍燒柴三千斤。書記田永茂（富農）替地主馬校明（妻哥）寄藏包袱二個。村公所燒柴不發價。通訊員梁桂娃（富農）抖架子，五區路的信，還得派老百姓替他送。指導員張巨才（中農）經常在地主郭三家裏大吃二喝，私要地主兩口袋山藥，並與地主孔雙泉女人勾姦（後娶過）。今春土地改革，竊取鬥爭果實，私自借與富農馮煥柱鬥爭果實糧食五斗。農會秘書王三（富農）、中除，任成子（中農）走地主路綫，自私自利，逃破鞋，統統撤職扣押，是黨員的則開除黨籍。羣衆高呼：「共產黨批准咱了，再不用怕「幹部」了，這一下把村蓋子也去了，見了一層天了！」當即由農會接收村公所，由農委會副主席王保大代理村長。（王登山、潘幸酉、趙計保）

呂梁被服廠全體工人

把破壞份子韓毓玉送交軍法處審判

（呂梁訊）呂梁被服廠查出破壞份子韓毓玉，韓某四一年在後勤廠任組織，逃跑後扣留，一貫的調戲婦女，貪汚公家的東西，送給破鞋，他自已承認給過某破鞋金戒指兩個、本幣十二萬以及小米布疋等。他在工人中，秘密調查黨員與支委，從中進行黨員與非黨員挑撥離間的破壞活動，組織上把他副組長撤職後，他就消極怠工，故意損壞東西，把鏽軸（棉綫）任意截斷扔在地上，一個月總要吃二十多天病號飯，並謾罵炊事員。這些罪惡在全體職工軍人大會揭露後，開除軍籍，送軍法處審判。（閻學賢、李棟）

偏關決定

幫助貧僱農鬧紡織運輸

（偏關訊）根據今年嚴重的災荒情況，此間縣區幹部會議中，對加緊冬季生產和節約，提出以下意見：首先以紡織爲冬季生產中心。由於過去階級路綫不明確，紡織技術多掌握在富裕中農以上的人手中，一區今冬爲使貧僱農確實掌握技術，決定先在最窮而貧僱農多的村莊開展，現在一區差不多每個行政村，都有一兩個織布技術較好的貧僱農婦女，可聘請她們担任臨時推廣員。第二、廣泛開展跑運輸和組織担挑小販，並決定由貿易局負責解決貧僱農的運輸資本。四區孟家嘴八戶貧僱農中，担挑小販不到二十幾天，就賺小米八石。第三、組織羣衆放冬牛。今年收成不好，明年草料必感困難，四區老營行政村所屬之東西莊自然村，自組織放冬牛以來，每頭牛冬每日平均可節省黄草七八斤，全村大小共六十四頭牛，冬三月即可節省出草四萬多斤供明春用。（李醒悟）

一專署錯誤釋放之奸霸

胡金元父子被群衆公審處決

（河曲訊）二區楊家嶺行政村羣衆男女三百多人，於本月五日召開公審奸霸日僞時和平團「副團長」胡金元、其弟四元及其子挨仲三人，當場鎗斃。胡逆在偏關解放後，曾被羣衆控告，扣押到二專署，並由全村聯名寫過貼子，胡天科等還親自到專署對質過該犯的罪惡，可是，當時專署未接受羣衆將該犯處死的要求，只關了四年禁，即行釋放。羣衆非常不滿。而胡逆則誇耀着什麼「七不死的何文秀」，「八不死的胡金元」，又橫行如故。此次工作團到達該村，羣衆雖控訴了奸霸的罪惡，但怕「打蛇不死反爲仇」，經工作團反復解釋「要由羣衆處理」，並代替政府檢討了過去沒按羣衆意見處理的錯誤，大家才積極鬥爭起來。公審會上，三十多個男女爭相訴苦。

胡金元今年六十一歲，流氓地痞出身，勾結土匪並藉哥老會勢力，經常欺侮羣衆。民國十五年胡金元引上國民軍，把中農胡長財的娘娘吊起要東西，混身用火柱燙爛，還在胸口扎了三錐，虐殺慘死。他兄弟四元曾任匪軍連長及敵僞密探。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八路軍偵察員潘才小（五區廟地溝人）到楊家嶺附近偵察，被胡挨仲（敵探僞警）捉去，吊在門上往死打，後送到城裏被敵人殺害。有一次，胡逆誣陷本村貧農胡保小偷了他家東西，把保小頭朝下吊起毒打，背上壓塊大石頭，挨仲還坐在上面蹴，直把保小折磨成殘廢，逃跑在外，到如今還不敢回來。胡逆父子不斷勒索羣衆。小蒜溝郝金有出外賣燒酒，他們便說是「賣給八路軍」，告到僞「和平團」，一次即訛走七十四元白洋；他强迫胡貴科加入哥老會，除交五元白洋「叩頭捐」外，還說貴科沒斷香，是「心不眞」，「通八路」，又訛走十元，一次又說胡滿科鬪了「香堂」，被勒索了五十元白洋。胡逆次子運仲娶老婆時，請了二百桌席的客人，全部化費中連生豆芽、禮都是向附近羣衆勒索的。他家因同胡如科有私仇，就强迫全村人寫呈子向敵人誣告，並說：「誰要是走漏了消息，沙坡壕（埋人處）就是你們的地方！」胡四元又勾結河西匪徒，要匪徒們殺死胡天科、胡四等四人。（黎嵐、沙丁）

僱農馬拉駝巧計捉地主

（新華社綏蒙十六日電）平魯二區東平太村民兵馬拉駝（僱農），有一回到岱岳獸，走至東山頂（離村二里多）發現一道人腳蹤，他跟蹤走進破窰洞一看，裏面蹲着幾個不相識的人。這時馬拉駝轉身即走，卻被喊住了，拉駝心裏想：「這些傢伙一定不是好人。」那幾個傢伙說：「你不能走，你是做啥的？」拉駝很沉着說：「唉！我是個破產戶，叫人家算了賬，沒辦法，想到岱岳去鬧點生活。」這些傢伙信以爲眞，便說：「我們也是逃出來的，你可出去不要說。」當下掏出六千農幣送給拉駝，拉駝想：「不收不好」，就要下了。他走在大路上，碰見本村默炭的陳來義，拉駝安頓說：「這窰洞有幾個逃亡傢伙，你在這裏給咱照一下，看他們出來走那一條路，不出來也好，我回村找人去。」說完跑回村中，正遇開會，他大聲喊叫：「你們不要開會了，東山頂有幾個逃亡地主，快去捉呀！」全村聽見很快跑來五六個人，拿的手榴彈，他們快到東山頂破窰洞時，把人佈置開，朝住窰內扔去三個吃且，炸響兩聲，那些傢伙都被震昏了，全數就擒。隨即搜出快火手榴彈一枚，殺豬刀一把，鐵一把，鋼絲一個。將人及財物送到區公所。後來一經審問：才知他們是朔縣兌井溝的逃亡地主劉四父子和張有等五人。現轉送原籍交羣衆處理。（趙新民）

華中南綫解放軍大攻勢
十天殲敵六千餘人
拔據點五十餘處摧毀匪三道防綫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八日電）前綫記者報導：華中南綫解放軍大攻勢，自上月三十日至本月九日的十天中，解放軍配合地方武裝，在南綫已殲滅蔣匪正規軍及地方部隊等共六千餘衆，拔除蔣匪據點五十餘處，摧毀了蔣匪長江北岸的「防禦體系」及當地的反動政權，迫使蔣匪蜷縮於幾座孤城及少數據點內，廣大農村獲得解放，並已連成一片。

長江北岸，蔣匪原有三道防綫，由北而南，即泰（縣）海（安）栟（茶）綫、泰（興）黃（橋）如（皋）掘（港）綫及泰（縣）泰（興）靖（江）通（南通）海（門）啓（東）綫，並與其他公路，組成若干「封鎖網」。這一個蔣匪的所謂「防禦體系」，已被解放軍十天戰略攻勢所粉碎。上月三十日起至本月三日，解放軍首以攻克海（安）栟（茶）綫上戰略要地李堡、栟茶等四據點，一舉摧毀敵第一道防綫的東段九十餘里，殲敵三千四百餘名。大軍旋即揮戈南下，於六日至八日，先後收復如（皋）掘（港）綫上之馬塘、岔河及南通東北要地石港、五總埠，又殲敵千餘名。與此同時，我一分區地武於一日至八日間，收復如（泰）黃（橋）綫之錢家莊、浩家從、加力等據點，至此，敵第二道防綫亦告瓦解。我一分區地武另部繼上月二十六日夜拔除靖泰綫毘盧市、新鎮市等據點後，復於本月一日至三日間，攻克與收復如（皋）新（生港）綫上之新生港、吳家窰等八據點。敵第三道防綫亦告摧毀。我一二兩分區地武配合解放軍南征，共殲敵一千六百餘人。我南綫數百萬人民，齊起配合解放軍，全面展開排山倒海的游擊戰，大舉破襲公路、橋樑、電話，使蔣匪交通路於癱瘓，並到處圍困敵據點，僅泰（興）黃（橋）綫兩側，即捲入羣衆萬餘人，過去葛家橋等蔣匪十據點。我解放大軍與地方兵團、翻身農民相結合的強大攻勢，蔣匪嚇得手忙脚亂，晝夜調運華中北綫淮海地區之暫五一師，運河沿綫之整四師九十旅及江南部隊等所有可能調動的兵力，以救蔣中之急，但是華中軍民將再接再勵，粉碎蔣匪的任何垂死掙扎。

蔣匪惡性通貨膨脹新發展
米價已突破百萬大關
人民面臨年關物價狂漲的嚴重威脅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據各方報導：由於新鈔的發行及「經濟緊急措施」的實施，蔣管區人民已面臨着年關物價狂漲的嚴重威脅。本月十日，蔣匪二萬、四萬及十萬元大鈔的發行，標誌着蔣匪惡性通貨膨脹的新發展。至本月十三日止，黑市美匯已超出十六萬元，進口貨價格也向上奔馳，土產上漲開始時速度雖較緩慢，但大米每担已衝破一百萬元大關，較本年一月米價漲達十七倍之多。近日，蔣匪更瘋狂加強恐怖鎮壓，大批商人橫遭逮捕，物價仍作起伏性上漲。米和麵日前會被迫下跌，十五日又重新上漲至新高峯，某外國通訊社描寫蔣匪大鈔發行後十一日上海市場的情形稱：「黑市匯率立即提高到新高度，從而又影響商品與股票的交易，一會兒已變得分不出因和果，各種物價的行情開始一個追逐一個，作着瘋狂膨脹競賽。」金融界指出新鈔所引起蔣管區又一次通貨膨脹的大混亂，已擺在面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金融機關四聯總處，在此次發行大鈔前，於上月二十八日突然決定停止放款、匯兌，表面上是「防止囤積」的「經濟緊急措施」，其眞正作用，卻是禁止正常工商業交易，並以經濟措施的恐怖手段，壓抑物價，迫使低價拋出貨物，以便於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以其不值錢的紙幣，榨取民間大量物資，囤積起來，以待在物價更高漲時，換得更多的利潤。這是四大家族一貫吮吸民脂民膏的老手法，同時，此一罪惡行爲，又必然更推動年關物價上漲。

蔣管區物價
已漲至戰前十萬倍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蔣匪當局在本月九日發行十萬元大鈔的前後，動員了它的一切宣傳機關，爲蔣匪此舉作辯護。如CC派報紙上海金融日報說：大鈔的發行係適應市面籌碼缺乏之需要，發行十億元大鈔與發行十億元小鈔並無不同。可是蔣匪全國經濟委員會秘書長樓桐蓀，十一日在南京對合衆社記者的談話，卻洩露了蔣匪當局爲什麼要發行十萬元大鈔的秘密。他承認蔣匪的通貨膨脹已迅速地接近運鈔票紙成本都抵不上的時候，他說：就是發行一萬元的蔣幣也已經很不合算了，因爲每發行一張萬元鈔，就得花費七千元的成本，由空中運輸價值九百二十億元的萬元鈔，就得花銷一億元的運費，而五千元與一千元的運費，則幾與票面價值相等，再加紙費、印刷費，就不夠本。就是金融日報在其十一日的社論中，也承認目前的萬元鈔已接近於戰前的一角錢，即是說，目前蔣管區物價已漲至戰前十萬倍。北平蔣匪官方御用報紙經世日報在論及發行大鈔時，吃驚的寫道：一法幣正在走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紙幣馬克的道路，我們在明年將會看得見票面一百萬二百萬大鈔的出現。」

膠東大戰我已獲決定性勝利
南綫新區羣衆翻身運動蓬勃
——一週戰況——

華東持續月餘之膠東大戰，我已獲決定性勝利。解放軍十一日收復海陽後，又於十三日夜收復膠東解放區政治中心萊陽城，守敵蔣匪主力及保安團隊等共一萬餘名悉數就殲，無一漏網。與此同時，解放軍另部在萊陽西南四十里之水溝頭一帶，擊潰增援蔣匪整六四師、整九師、整八軍（最近由整八師擴編）、新七四師等部共八個旅兵力，自十日至十三日四天中，共斃傷俘敵三千餘名。先此，八日，另部我軍追擊黃縣逃竄之蔣匪，於龍口市郊秦家村一帶，殲敵五百餘。持續月餘之膠東大戰，戰綫延長數百里，由阻擊戰發展至長距離追擊戰，再發展至大規模圍殲戰，現除龍口至烟台、威海衛北海狹長一綫幾個搖搖欲墜的孤立據點外，廣大膠東地區已重歸人民之手。十二日，蔣匪中央社猶在大肆吹牛「國軍固守萊陽」如何如何，但僅隔一夜，萊陽即爲我攻克，中央社這一次牛皮又吹炸了。但最悲慘的命運還在後頭，蔣匪必將進一步遭到解放軍更慘重的連續打擊，直至最後覆滅在這關緊了大門的膠東半島之內。

華中南綫攻勢已獲重大勝利，自上月三十日至本月九日之十天中，解放軍在地方武裝配合與廣大翻身農民的援助下，由北而南，先後摧毀了蔣匪控制蘇中的三道防綫，即泰（縣）海（安）栟（茶）綫、泰（興）黃（橋）如（皋）掘（港）綫及泰（縣）泰（興）靖（江）通（南通）海（門）啓（東）綫，所有公路上之橋樑電話，幾全部被毀，整個蘇中蔣匪交通陷於癱瘓，十天中，共殲滅蔣匪正規軍及地方部隊共六千餘衆，拔除蔣匪據點五十餘處，並掃除蔣匪的反動政權，迫使蔣匪蜷縮幾座孤城及少數據點內，廣大農村獲得解放，並連成一片。在我攻勢聲威震懾下，嚇得蔣匪喪魂落魄，妄圖拼湊增援救命。

東北、冀東軍民再度向北寧路展開大破擊戰。九日晚，我某地方兵團配合寧河、豐潤兩縣民兵兩千餘，破擊唐山西南卅五公里之田莊至胥各莊段鐵路六里，我另部於十日晚挺進灤縣至昌黎段，與田莊一綫東西呼應，先後攻佔朱各莊、石門及安山車站，殲蔣匪交通警察第八縱隊一部，破壞鐵路十二里。十一日上午，蔣匪六二軍一五七師及交警第五縱隊各約三百餘，分由河頭與古冶出援，被我擊潰，殲俘敵一百六十五名。北寧路南樂亭孤城蔣匪一五一師及伙會各一部，懾於我軍聲威，乃棄城北竄，該城當爲我收復。困守吉林、四平兩城饑寒交迫的蔣匪，連日出動搶糧，遭我有力阻擊，共殲敵二千一百餘。九、十兩日，我軍在四平西南之大窪及八面城以東之太平河，殲滅出動搶糧之蔣匪七一軍九一師三個營大部及遼北保安團共一千一百餘名，吉林蔣匪六十軍一八二師一個團、暫二十一師及暫五二師共兩個多團，七日至九日竄向吉林西北及西南之九站、二台子等地搶糧，經我軍迎頭痛擊，計傷匪尉官以下四百零四名，俘連長以下五百八十八名。內蒙人民自衛軍上月廿九日，攻克鐵嶺西北之通江口，殲傷俘蔣匪新六軍二十二師連長以下一百五十餘名。

晉冀魯豫自八月間我各解放軍主力南征後，該區主要在內綫加緊肅清殘敵，鞏固與擴大解放區，獲得很大成績，拔除永年、元氏等孤立據點，收復孟縣、沁陽、襄陵、夏縣、鄆城等城市二十餘座，解放了冀魯豫黃河以南廣大地區，將蔣完全壓縮於邊沿點綫內，敵已陷於單純防禦態勢。在隴海路北，我已控制一百二十七座縣城，完全結成一片，擁有人口三千萬。半月來，我各地內綫兵團及地武民兵積極展開護糧鬥爭，主動出擊敵人，連續獲得勝利。四日，我孟縣獨立營及陽城、濟源兩縣民兵，阻擊渡河北犯流亡孟津之蔣匪孟縣濟源保安團千餘人，斃匪上校副總指揮雷明韓以下一百三十餘名，俘九十餘。同日晚，我另部襲入運城北關外圍據點，將敵雷文清部一個排及逃亡猗氏保警隊全部殲滅，斃俘八十二名。六日，又伏擊出犯安邑以北東王、三家莊之閻匪保警隊七百餘，將其全部擊潰，斃俘五十餘名。同蒲沿綫我軍在護糧鬥爭中，機動出擊，自十一月份以來二十五天戰鬥中，共殲匪五百八十餘，圍匪搶糧免遭受重大打擊。

南綫新區分糧均地武裝自衛的羣衆翻身運動，隨着民主政權的鞏固發展，即日益蓬勃開展。蘇魯豫皖新區商水、上蔡、項城、汝南諸縣，已有數百萬人民捲入鬥爭，現沙河南岸縱橫三百多里的平原上，蔣記縣區統治機構已土崩瓦解，愛國民主政府的政令進行無阻。鄂豫皖新區之鄂東地區，農民分田鬥爭已在十五縣中普遍展開，從廣濟北到蘄（春）黃（梅）廣（濟）的長江北岸邊，南北四五百里地區，到處可見打土豪，分浮財的農民行列，分糧分財運動已由最初的少數人的行動，發展到成百成千有組織的羣衆行動，由單個村發展至幾個或幾十個村的聯合行動。豫陝鄂新區臨汝、寶豐、洛（寧）南等地羣衆，正在進行翻身鬥爭，連日已有二百餘人自動參軍，或組織游擊小組，和地主土頑戰鬥。（十一日至十七日）

山東河務局
公佈全年治黃成績

（新華社華東北電）山東河務局頃公佈該區全年治黃成績。略稱：今年三月廿四日，蔣美違約放水，滾滾濁流，即注入渤海灣河，造成六百里河床四十三處險工的橫觸。我區人民一面緊張支援自衛戰爭，一面被迫起而自救，與黃水鬥爭，沿河每日均有民工十萬至二十萬人搶險復堤。伏汛到來，各地險工同時告急，蔣機則晝夜沿堤轟炸，利津縣屬之大馬家、王家莊、綦家嘴等處險工千鈞一髮，幸賴數萬羣衆同心合力，在風雨中拚命搶修，十餘晝夜，始得化險爲夷，當時民工效率平均提高一倍，由每日一方半土提高到三方土。總計全年（缺兩縣統計）共動用人工三百七十一萬九千一百五十六個，參加民工達四十七萬七千四百八十五人，用土石七萬零七百零四方，稭料一千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斤，木樁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八條，麻繩一萬零四百六十八條，僅物料一項，總值達北海幣三十萬萬二千六百餘萬元（每元約合蔣幣三十元），政府付出之工資糧，達一千二百七十九萬二千零六十九斤，馬料、燒柴達六百萬斤，醫藥撫卹及移墳等費共六百七十九萬餘元，前後發濟糧三百零七萬四千九百三十斤，獲得救濟者四萬三千四百零四人，動員之大小車輛，僅濱縣等三縣統計爲二萬三千餘輛。由於蔣美違約提前放水，沿河人民損失慘重，不完全統計，共淹沒村莊一百十一處，房二萬二千九百零八間，耕地二十六萬三千五百一十四畝。蔣機轟炸下，我員工人民傷亡八百九十四人，炸毀房三百餘間，船五十五隻，埽壩三十九段。蔣匪騷擾破壞損失之工料更屬驚人，僅青城馬扎子，被毀河堤三千公尺，公糧被搶二十萬一千八百零一斤，其他被毀物料，計有麻袋三萬條，稭料一百六十萬斤，鉛絲二千餘斤，葦蓆一千二百餘條。

美帝加緊實施農業侵華計劃
直接監管蔣匪農業生產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美帝國主義爲促使蔣匪當局迅速完成美國所擬訂之「原料中國」農業侵華計劃，正加緊實行對蔣匪農業生產之直接監管。去年六月至今年一月，在「考察」中國農業並首先擬定農業侵華計劃之「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團長赫契生，已負此項監管責任，重新來華。赫契生本月十二日自滬轉抵南京後，蔣匪農林部即向其報告工作。十五日蔣農林部會議中，赫契生與美大使館農業參贊道生，皆親自參加對蔣匪農業實驗、畜牧、林業、農業經濟研究、農業教育、農業圖書館、農田水利、技術標準檢定等項，作全面檢討。二十六日，蔣匪農林部長政治乞丐左舜生與赫契生會談時，首先着重商談「改組農業機構」之具體步驟，顯示蔣匪農業將置於美人全面監管之下。

南綫我軍反攻勝利
使敵兵荒糧荒嚴重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十七日電）開封訊：南綫人民解放軍的反攻勝利與解放區的擴大，使蔣匪兵荒糧荒日趨嚴重。蔣賊曾限令蔣匪豫省府於本年十一月底徵兵二萬名，以補充其被殲殘部。鄭州實賄壯丁價格，每名已陞漲至蔣幣千餘萬元。湯恩伯時代之抓丁恐怖，重新籠罩蔣佔區，各地青壯年不顧爲蔣賊賣命，紛紛逃至解放區。蔣匪豫省府復預徵民國三十七年度軍糧，補徵已明令停免之三十五年度田賦。但據蔣匪鄭州後勤部人員透露，即使能全部徵足，也不敷軍需甚巨，必須進口大批洋米補充。

蘇部長會議及聯共中央 明令實行貨幣改革 廢除必需品配給制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莫斯科訊：蘇聯部長會議與聯共中央委員會於十五日聯合下令，實行貨幣改革，並廢除糧食與日用品配給制。命令由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與聯共中央書記日丹諾夫聯名公佈，於十六日起實行。其主要內容為：

甲、貨幣改革部份：自本月十六日起，發行一九四七年新盧布，舊幣統限於十六日至二十二日一週內（邊遠地區延至二十九日）兌換成新幣，過期作廢。舊幣與新幣兌換率定為：（一）凡現在市場流通以及人民手中所持有之現款，按十比一比率，兌換新幣。（二）存放於儲蓄銀行與國家銀行之存款，凡數在三千盧布以下者按一比一，數在一萬盧布以下者，除其中三千盧布外，除額以三比二比率兌換新幣，數在一萬盧布以上者，除其中一萬盧布外，統按二比一比率兌換新幣，此項差等兌換率，將保持絕大多數蘇聯人民之存款的原有數額。與貨幣改革同時，政府過去所發行之一切公債，除今年發行者外，均將折合定明年發行之統一復興公債，舊公債定於明年五月三日至八月三日按票面三比一之價格，折換成新公債。在貨幣改革過程中，勞動人民之收入即十二月之工資、軍俸、獎學金、養老金、卹金及津貼等，均不受影響，發付新幣，按原數發給之。

乙、廢除必需品配給制部份：自本月十六日起，一切食品與日用品，在公開貿易場合下出售，而無需配給券。全國實行由政府統一規定之零售價格，以代替現行之商業價格與配給價格之雙重價格制。按照新統一價格，麵包將較原配給價格減低百分之十二，穀物降低百分之十，較原商業價格減低兩倍半，其他食品如魚肉糖果等，大體維持原配給價格水平。至日用品價格，規定略高於過去配給價格，而較商業價格減低三倍半。

命令對實行貨幣改革及取消配給制作極詳盡之解釋，說明在四年艱巨之衛國戰爭時期，蘇維埃國家為維持大量軍隊及發展戰爭工業，而不得不增發紙幣，以應付浩大之開支，結果使貨幣流通量大為增加，人民必需品大為減低。同時，德寇更在擴大之侵佔區濫發偽幣，使通貨情形更為惡化。但蘇聯政府始終使糧食與日用品配給制價格維持不變，確保人民之基本需要，而未令通貨膨脹危及蘇維埃國家之經濟基礎，但貨物之黑市價格，則因供求差額之增大，而高漲至十倍到十五倍之多，投機份子乃利用兩種價格間之巨大差異與大量流通之偽鈔，操縱牟利，貽害人民。時至今日，工業之恢復與農業之豐收，已使蘇聯能恢復公開貿易與統一價格，並取消配給制。但如不清除戰時遺下之過量通貨，將造成人民之過分需求，而促使物價上漲，且能使發國難財者仍得囤積居奇。因此，必須同時實行貨幣改革，以十足價值之新幣，代替價值低下之舊幣與仍在流通之偽幣。命令並指出：貨幣改革，乃各國在大戰後之通例，但蘇聯之貨幣改革與資本主義國家之貨幣改革絕然不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改革結果必然引起消費品價格之巨大上漲，因而減低勞動人民之實際工資，增加失業人數，使戰爭後果與貨幣革命之主要負擔轉嫁於勞動人民身上，而蘇聯之貨幣改革，對勞動人民不僅絲毫無損，反之，勞動人民之實際工資，將因消費品價格之猛跌而大為增加。此項改革，將有助於勞動人民物質福利之增進，有助於貿易之發展與國民經濟之繁榮，並加強蘇維埃國家之力量。

×××××

全蘇人民一致擁護新決定 對社會主義充滿自豪

（據塔斯社莫斯科訊）貨幣改革與配給制廢除的決定頒佈後，全蘇人民洋溢着歡欣、自豪，表示一致擁護。首都共產黨積極份子，特於十五日舉行會議，對黨和政府的英明政策深表滿意，並決議稱：『這一歷史意義的決定，使我國人民的心中充滿着對我們偉大的蘇維埃祖國的自豪，而且向全世界證明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無窮的優越。蘇聯人民的福利，隨着蘇聯經濟文化與科學的滔天大浪而上昇着。』塔斯社記者曾徵詢各業人民對這一決定的觀感，退伍軍人烏拉地米爾上校說：「戰爭時期，我曾走過許多敵佔區，我也審問過幾十名德國官兵，他們通常帶着幾萬假盧布，我們也常常發現法西斯在撤退時，隱藏在地窖裏的一箱箱假盧布，每一個曾經親眼看過這些事情的人，都會明瞭貨幣改革的必要。」斯大林汽車工廠製鎖匠潘諾夫說：「法國與意大利工人階級被迫採取犧牲性罷工，以求得物質情況的某些改善。蘇聯雖然在戰爭中遭受的損失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大，可是在兩年半和平勞動之後的今天，我們便可以廢除配給制了，此後每一個工人便能以他的工資買到兩倍甚至三倍於以前的糧食與消費品。我向政府與斯大林保證，我們要更努力工作，使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威力與日俱增」。名作家高爾巴托夫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隨着貨幣改革而來的，是物價的高漲，失業人數的增加和對工人階級的新進攻，而蘇聯政府的貨幣改革，則是把改善勞動人民的生活水準作為它至高無上的目的。我們都以歡欣的心情，作了政府所要求的犧牲，因為這一犧牲，是為高尚的目的所需要的。」

僱農張大漢

杜天文

（一）

張大漢是保德孫家灣的一個僱農，今年五十四歲，細長的身子，穿着一身汚壞的白衣服，黑黃的臉上黏着汗汚，皺紋顯得更多了。

他父親就給人攬了一輩子工，是個最忠厚不過的老實人，生了張大漢弟兄倆，因家裏窮苦沒吃的，大漢從十三歲上就開始攬工，父子三個各自維持各自的一碗飯吃。

地主孫石鎖是他叔父，要叫張大漢和大人一樣地受着，大人揹七十斤，他也得揹七十斤。

一次，天已黑的看不見路了，地主孫石鎖還要叫張大漢到地裏揹紅豆，十三歲的張大漢嚇得哭着揹一大背。

又一次，地主箍新窰洞，往回馱石頭時，孫石鎖叫張大漢往驢身上抬馱子，張大漢是十三四的小孩，怎能抬起一馱子石頭呢！就被地主孫石鎖按在石壕裏，手打足踢的打了一頓，並說：「要你吃飯咧，還是做營生咧：……。」張大漢只得忍氣吞聲的熬下去。

務地張大漢是老行家，鋤、耬、耙、種無一不通，掏炭上張大漢也不次於別人，一年四季沒冬沒夏，沒明沒黑地受着。地主孫石鎖就想盡一切辦法捉弄他，每年下來不給算工錢，光是說小孩頂不上大人的苦，以後又欺騙張大漢，說是給他娶個老婆，善良的張大漢一直給地主孫石鎖死受了十幾年，吃的是地主家的殘湯剩飯，穿的是人家快扔的那些有的沒後的衣服，整年不管刮風下雨地埋着頭給地主家受。

張大漢二十四歲的時候，地主孫石鎖為了讓張大漢給他家死受，給他問下個老婆，但張大漢給他家受了十幾年的苦，他只給了張大漢二十兩銀子的用費，沒辦法，張大漢還得把自己各處打短賺下的補上，才刨鬧下個老婆。

張大漢生了一個女子，問了一百塊白洋，張大漢心裏籌劃：「把這一百塊白洋僱買上幾垧地，自己也刨鬧的活個人家，……等有個小子，也就不枉咱苦受了一輩子啦……。」

孫石鎖知道張大漢問了女子，有一百塊白洋，就散下了牢籠套。不幾天便找上門來：「你不是想置買地嗎？就把我楊家圪塔那十垧地折給你怎說咧？」張大漢思謀那十垧地也不遠，地板子也可以，便答應說：「行！那你給咱寫個『折紙』。」地主孫石鎖就把這白洋拿走了。

但張大漢把地折下後，誰料想地主又招人把這十垧地種去了，自己又和地主說了一回，才允許秋下來給種，但還得出三石米的租子，但到後來，地主孫石鎖竟毫不講理的把地又賣給外村去了。張大漢去要時，孫石鎖把眼翻起說：「有你的甚咧！」把張大漢罵了出來。

張大漢只落得赤手空拳，但是在舊社會裏，政權握在地主封建勢力手中，窮苦人沒有伸冤的地方，只好又一次吞忍下去。這一筆筆債張大漢是永遠壓在心裏的。

（二）

從此張大漢便死了念頭，再不給孫石鎖家種地，又跑到周圍村子去放羊、打短、攬長工去了。從頭帶尾又是六七年，仍然受着辱罵和毆打，一個月只賺上三兩塊錢，剛夠養活自己，家裏婆姨吃不上，穿不上，他知道了「天下烏鴉一般黑」，地主到處剝削人，窮人到處受壓迫。倒不如另想辦法，便又回來下了煤窯掏炭，維持生活。

七災八難的張大漢這時老婆得病死了，自己便孤單一人，每日早起晚回，兩頭不見太陽地鑽在陰暗的煤窰裏，又是十來年。

（三）

新政權建立好幾年了，張大漢被村裏的壞幹部嚇得抬不起頭，每次貸糧貸款，他沒有份，他不但被人們遺棄了，孤伶伶的受罪，而且還被一些人指為「二流子」哩！因此，開會他也不到，話也不和人說，成了一個孤僻的人了。

工作團剛到該村時，工人組大部在某些舊幹部的壓制下，話也不敢多說。

張大漢也是同樣地受着壓迫，頭一次開評定成份會時，群眾還沒有發動起來，村裏舊幹部說張大漢是二流子，工作團的同志當時受了這些人的蒙蔽，也就誤認為是二流子，因而沒有很好的去接近他，以後發現了這個問題，即拋開幹部圈子，召開了工人組會議，解釋了土地政策，幫助最底層的人澈底翻身，張大漢才慢慢地說出眞心話。他說：「你們剛來時不和我們接近，我們也就不敢和你們說話。」工作團的同志即刻向他承認了錯誤，接着張大漢又說：「就像今天開的這會咱就不瞌睡，也敢說話；像以前開的那會，一句話不小心，就把大帽子給扣上了，誰還敢說話咧，所以以前我就不滿意開會，像今天開會，就每天在我家裏開也是願意的……。」

（四）

九月二十五日鬥爭地主大會上，張大漢站在當院把自己壓在心上二十幾年的冤屈都道了出來，激憤地向地主孫石鎖質問道：「你家住的新窰洞、是誰[illegible]的石頭？誰箍的？你的大犍牛、大乳牛和一大羣羊是那裏來的？你家從幾十垧地買到一百四五十垧，糧食打到一百多石，是誰出的力？就憑你家父子們躺在炕上『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都是那來的錢了。」問得地主孫石鎖無話可說，「還不是我們弟兄沒明沒黑的勞動下的嗎？」

現在張大漢分了十垧地，一眼瞇，他笑瞇瞇地說道：「如今眞是咱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政權了，窮苦人到了翻身的時候了。」

「飯洋五分」

尹恆德

這是興縣一區二十里鋪訴苦大會上僱工閻換的一段訴苦。

閻換給地主王老六撑油，共賺下三十六塊白洋的工資，當時王老六和一個破鞋每天吃扁食、烙餅，或炒菜、喝酒，一看見閻換就說：「來吧，吃一點吧。」閻換心裏很感激，以為財主對他不錯，「人家吃的一口還要給咱嚐。」因此受起苦來也很有勁，但到臘月下工時，王老六說：「閻換，咱把你那個賬算一算吧。」閻換很奇怪的想：「我有個什麼賬呢？」王老六念給他聽，某月某日飯洋三分，某月某日飯洋五分，並說：「你吃了我的扁食幾個，烙餅幾口，……。」這時閻換才恍然大悟，知道是自己上了地主的當，地主給他嚐飯，原來是為了剝削他。一年共賺了三十六元錢，一扣只剩下三元了，閻換氣狠狠的拿着三塊錢回家去了。

劉峙南下記（七）

合肥城防

六安、潛山相繼失陷後，舒城也於九月八日在一槍不放的情形下，送給了共軍。假使共軍在佔領六安後，只需以二三千人直奔合門長也會無抵抗的讓他們到了城下。第八綏靖區副司令官夏威二日親率警衛營兩連到合肥，是正午十二時，就在這個時候六安失守的，夏威本來預備前進到六安，設指揮所，調遣各路大軍「追剿」共軍，但到了合肥，茶還沒有喝一口，六安失守的情報就送到他面前了，他急的丟手抱頭，默然無語良久。他曉得打仗就是打時間，由[illegible]陽增防到六安的部隊較共軍遲了二小時，結果被阻於六安北二十里舖。他愁的還不在此時，而是合肥城防空虛，手邊又沒有軍隊供調遣增防合肥，而此時，大軍多散處商城、潢川、固始、光山、葉家集一帶，由正陽關到六安北面的也只有一團人，六安當時共軍卻有五個團，相形之下，兵力太單薄了，合肥城防只有保安團一團及夏威的警衛二連人，從三日到九日六天當中，一直沒有一人一馬來合肥，合肥的存亡只好聽天由命，合肥的官方和軍方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煎熬，來度這驚慌的日子。為適應機宜，並奉命組織成立了一個城防司令部，當時合肥防禦任務，國防部給他們分配的很妥當，安徽整個大局的指揮由夏司令官負責，合肥城由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張湘澤兼司令負責死守，城防司令部下轄新聞室、參謀室、副官室及防奸、徵供（徵集構築城防工事等項材料及軍需副食馬匹）、消防、救護和築城（建築城防工事）五組，另外還組織了三支壯丁義勇警察隊，協助各組辦理未盡事項。這時成立的「城防司令部」，很快的展開了各個部門的工作，城牆殘破的缺口也連天加夜的補好。（本節完，待續）